

集部

竹軒雜著卷四

宋 林季仲 撰

啓

賀程守進職啓

竊審祇膺明綍榮陟華資凡屬撫臨舉深抃蹈伏惟慶慰恭以判府顯學遠猷稽古偉望冠時聲名逾四十年惠愛及七八郡惟兹孫嶼再枉雙旌轉愁嘆以為歡謡化煨塵而成大壯輿情交悅治迹彌彰果有功而見知

何浮言之胥動投閒里社久依桃李之餘陰輔政廟堂莫忘鑪錘之舊物永言感幸罔罄敷宣

謝復職啓

試仙都之守初玷使令復延閣之名更霑恩霈冐寵榮之逾分積兢懼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羈孤少與安意淵源之學恥從章句之儒寒窻短檠兄弟自為師友斷編蠹簡朝夕竊對聖賢斮志業之内修遑聲華之外慕偶塵末第遂踵常途實不副於師言名輙詒於吏議

咎由已致怨欲誰歸希爵賞而媢帥臣節㢘安在託火
災而遷原廟夷戮何傷軫宥罪之深仁從鐫職之薄罰
人亡人得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来頗類塞翁之馬靖
思所自叢幸何多此蓋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為公閔一
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便
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睠危蹤稍還舊物某敢
不恪敦素履祇佩良䂓不謹於前方息黥而補劓思善
其後當刻骨以銘肌

賀閻侍郎啓

伏審疏榮中扆作鎮便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慰恭惟知府侍郎襟情夷遠風度粹清政事以古人為師文章唯陳言是去寖隆朝論親結主知爰自宰司擢貳銓部久聯華於法從暫問俗於侯邦除目初騰輿情胥悅蓋舊令尹之政嘗冠於東南而賢大守之聲遂孚於遐邇矧兹慎水實接仙都原隰相望聞晨昏之鷄犬池塘屢到識疇昔之龜魚春序正融次舍非遠顧疾驅於棨戟慰

遠出之兒童某黌館舊游姻家末屬方投閒於梓里將託庇於棠陰感幸攸深敷言罔究

賀樓樞密冬居

一陽龔竟初迎長至之祥五物書雲預識中興之象恭惟樞密端明股肱邦體柱石政基謀謨極治亂之原啓沃罄忠嘉之益暫歸錦里載弄綵衣以百年垂白之翁有兩地鼎貴之子適逢穀旦親上壽觴父老歎所未嘗名教樂至於此某涖官有守趨賀無從共期陽坐之榮

永叶充閭之慶惟深歡抃徒切悃誠

賀樞密啓

伏審疏榮中扆作鎮近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抃恭惟判府樞密政基柱石邦體股肱謀謨極治亂之原啓沃罄忠嘉之益遂緜獨坐參賛洪樞望實洽乎中區名譽馳乎異域肙秦庭而致聘風義凜然仗漢節以還朝功名卓爾懋惟賢業宜表國鈞尚資共理之良暫倚承流之寄江山為之增價道路豫以騰謡炎序方隆次舍匪遠

幸隼旟之速戒慰竹馬之爭迎甚跂德彌年承顏伊邇將託棠陰之庇獲修梓里之恭欣頌攸深敷陳罔旣

書

與趙叅政書

某惶恐再拜僕射相公近曹通判行嘗貢起居問度未到會稽名命已下不知得呈浼否茲覩詔書登庸舊德方秋高馬肥之時踵將叛卒離之後任大責重未敢為執事賀但告庭之初遠邇胥慶咸謂自此有息肩奠枕

之期是亦可以卜人心也舊店重開尤須慎始勉爲愜廓毋致狹劣前人所引不必盡逐問其賢否可也前事所行不必槩廢問其當否可也多用朴茂之士則虚名亡實者不得逞在相公他日亦免反覆傾陷之禍不侵吏部之闕則依流平進者有所歸在相公每日亦免請謁應接之煩嘗以職事牴牾朝廷而其心本無他者終棄之斯無以慰人之望雖以才能取知相公而衆議或不然者亟用之斯有以致人之議衛士單寡宜防肘腋之虞諸帥

子弟迭令入侍可予戍兵逋亡宜謹藩籬之守諸卒老小漸令南徙可予都督即呂元直御營使也御營司既罷督府罷之可予機速房即王將明經撫房也樞密院兼領機速房併之可予其餘軍馬事宜不敢遥度願相公精思詳考以救一時之急然相公平生學問何止為救時之相而已大抵議論不患異而患同君子不能無少異小人專務於茍同茍同者他日必異少異者他日必同此事相公不可不置思也禍亂未平日月易失速

求俊彦列于庶位繼繼承承以為可久之道雖相公功成名遂奉身而退猶在廟堂之上若欲求同適成孤立轉首之項盡廢前功是在相公一身不足多較獨不念宗社阽危生靈塗炭乎所懷無窮不敢盡吐氣序漸冷乞為海内加厚不宣

又

某惶恐上覆僕射相公鈞座比傳通判人行嘗具禀目諒已徹下執事之聽冬序晴寒恭惟鈞候起居萬福某

迂愚亡以比數於人收迹田里事耕鑿以寄餘齡志願畢矣相公過聽引而置諸朝鹿鹿三年蔑有報稱亦累門下一人之數也令相公再秉鈞軸革其舊而新是圖宜博求雋彥聳動觀聽如僕已試何所用之前所謂見知於相公而衆論或不然者即其人也乃辱首舉人言謂何顧僕與相公初昧平生槩之於心若無甚嫌者但以相公開府之初先衆人而至輩出輩入幾似朋比此等形迹要不可不避也然區區臆說畧見前書如察其

愚而聽其言雖在江湖猶覲舄履不然日倚門墻何曾秦越之隔也況復母老多病艱於遠宦得待泉南之闕似於私養差便耳輒具劄子少叙區區仍别有狀控告朝廷儻蒙垂憐特賜敷奏幸甚新陽聿臨無繇展拜仰幾容賛聖明均福四海不勝叩叩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前月婺卒回蒙報教之辱仰佩謙惓不勝下情春晩暄暵鈞體近復何如聞茵痛足

腫莫不至甚惱否相公屏嗜欲甘淡漠精神內守病安
從来縱有小小不平當不藥自愈矣頃在東陽會一二
過客言相公橫被口語頗不堪之豈其然乎魯國之聖
叔孫毀之鄉國之賢臧倉沮之惟應平心以處橫逆寧
復尚口以辯是非伯夷似隘也不念舊惡何寬如之顏
子若怯也犯而不校何勇如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慝
之所以修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之所以遠也佛氏
以忍辱為最健又以能行忍者為有力大人至為孤利

王所害亦不嗔恨可謂能處是事矣而其設心則曰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與其歸禍於其人孰若銷恨於其身況人之禍未必應驗而已之禍先自焚燒此佛之設心所以不如吾聖人之裕也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者多曰刻核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殊不知憤疾已甚方寸先亂亂不在人在乎心也一氣之結水即成冰一氣之融冰即為水非意相干能以理遣向之結者今則融矣芥蔕胷次浪自苦耳

相公生平之學正在於是過客云云將非以狹劣之見妄自窺測乎僕麋鹿之姿不偶於世自合歸田以畢此生顧以八十之親鍾愛亡弟至今回護不敢實告告則事有叵測者勢須僑寓他邦以茍歲月今杜門曁陽無所用心時以聖賢垂世之訓反覆詠思雖汪洋溥博没處下手反而求之不過身分上事所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吝驕忿欲日環其疆吾乃以一壘之微遮百萬方來之衆食少力屈勢孤援寡安知不意怯

膽弱屈膝以降之耶豫借一言以為堅守之計至叩至叩亡弟嘗為慈溪令風俗淳朴與他處不同鈞眷寄居良為得所當自交安訊也未有瞻近之日鄉熱倍祈為海宇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冬寒共惟神物護持鈞候起居萬福前日文旆經從敝里不獲一望光儀迨今歉恨未知沿路勞頓痁疾不至再作否凡幾日達潮陽

居處飲食種種如何遠投荒裔禍亦極矣而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戚雖他人聞之莫不慘怛況慈愛所鍾詎易堪耶頃劉叅政喪子悲悼憂悴若不能生者僕嘗以東門吳之言寬之吳之言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吾何憂焉叅政答書曰既有子矣安得為無竟不釋鬱鬱成疾而至于死顧孽婢亂家無一日有好懷又抱無窮之恨以即幽壤人生如此亦何聊哉相公宜以劉叅政之事為戒而以東門吳之言自

寛寛則其心和平而血氣亦將安佚恬愉素問所謂精神内守病安從來雖有小小㾬癘亦當不見侵矣鳳將三雛鷹奪其二天性所在誠有不易處者然晉望學士尚在侍側而諸孫詵詵環繞膝下不猶愈於無子且無孫者乎向止一兒必不思二今有諸孫何異多男願相公究轉寛譬毋多戚也中年以後齒髮向衰養之未遽有益耗之寧不倍傷且恨將誰訴咎將誰歸苦將誰集病將誰受前日富貴天所以厚我也今日悲惱天所以

成我也人之於天猶子之於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從之是受命也逆之是方命也隨在而安無所怨尤此古之人所以能素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某行年五十三矣無子非無也屢失之也省憶失子之時曾有一絶句云簷鵲哺雛時自喜壟牛舐犢互相噓老妻覷我無他語歡笑何年得似渠已而收淚自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譬諸草木枝葉旁出其本一也遂子從弟之子無他念矣正月間偶得一兒今纔匍匐未能行也顧我得子

之初仍在相公得孫之後孫亦子也復何憾哉區區祈懇政在於此至於仕路升沉人情遷改古今所同不足多恠仰空作字未遣諸懷謝客署門益見其褊詎敢以此妄自窺測大君子之度哉某近自永嘉復来暨陽亡弟之訃至今未告老者委曲回護尚可以苟歲月但以縣尉弟將替不免問舍括蒼或天台也如閩鈞眷遷居閩中相去稍邇時時可以交訊矣無由侍見㪷負何言新陽甫臨丐為天下自壽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座初暑在序共惟明神祐護鈞候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歳行兩周春首辱賜書雖少慰寅夕惓惓之懐而回卒能言相公微瘦之狀反以為念邇来飲食起居復何如聞潮陽外邑多有瘴而城中獨無畬爾亦幸事也鈞眷在福唐安訊當自不絕事往矣勿苦追憶何如以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戚自他人言之真不堪忍顧人之氣血有限而恩愛無窮追無窮之

恩愛而耗有限之氣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相公嚬笑關天下之慘舒安否係天下之休戚毋以衆惱萃於一身當養一身以及萬物區區此懇實與天下共之也至叩至叩劉叅政遽然之後其家極狼狽近報范内翰休官休官知其素所欲也而云疾勢危篤似可疑耳二人修短數已默定好議論人者乃以為憂憤所致何料人之淺耶是身如寄官爵乃其外府又所寄之寄也貴而王公適来爾賤而匹夫適去爾適来於我何加適去於我何

損頃見馬世甫誦相公慨念少年横槊風流醉膽海涵
天潤之句回顧區宇之間爭雞蟲得失者一何隘也相
公試思在闈喜為舉子時曾萌意他日為宰相否直以
富貴相逼姑順受之而已前日隱約既不逆意於將來
今日遷謫豈可留情於既往盖知相公素達此理而又
申言之亦云贅矣某近自暨陽侍老兄歸永嘉私計曲
折不敢入城姑寓外邑之瑞安凡百猶爾敢屢遠念之
及相望數千里無由侍見承言慨慕實勞此情或需藥

物力亦可辦乞勿委他人也時暑寖隆為海內增護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四月三日嘗以咫尺之書附龍翔一僧行屬其必達當不至浮沉也微暑在序數日來益以相公為念區區此心緊寐以之所未知居處不甲濕否飲食得如舊不減少否人言外邑有瘴而城中獨無又不知審如是否中作所遣人回具説風土之惡仍窺見相公微瘦令人不懌者累日以極西人處極南

地不一二月間連有哭子之慼自他人觀之誠不易堪
所賴相公器度恢廓平時不以得喪累心今日遷謫蚤
是減得強半憂惱獨天性之愛未能遽捨情之所鍾固
在我輩然追慟沈痛豈有盡期死者不可回生者徒有
損中年之人氣血幾何慼慼嗟嗟疾疢將作使死者有
知亦不安於九泉之下也況瘴癘之地毒霧熏蒸心平
無事可禦外患譬如垣墻之固宮室之密雖有暴風凌
雨當不見侵矣覆水不可收破甑何足顧以智慧刀裂

煩惱網四海皆吾家也不獨家其家百姓皆吾子也不獨子其子此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之道也遷謫人所有也未必有哭子之感哭子人所有也未必在遷謫之日如此等語勿存諸懷人不遷謫吾獨遷謫耶人不哭子吾獨哭子耶禍福糾纆如晝有夜如寒有暑自古及今誰能免者不幸二事卒於一時相公所以不能處耳范內翰每有掛冠之意近見邸狀報其休官私謂雅志遂矣今乃不然亦可憐也某寓居瑞安聊苟延歲月餘無

足云有親在堂不能觸氛霧從知已於貶斥之所聞表

聖之風但有慚負願相公少抑悲傷强飯自愛匪惟小

子私禱實與天下共之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中夏趙監押赴官曽附稟目

竟得呈浼否龍翔僧回却領前此所賜教具審涉春以

来起居狀慰愜萬萬所未知邇日鈞候何如聞諸道路

似以目疾爲梗莫亦療治有損不至增乎治目藥方最

多經驗無如磁石與地黄圓必自有之漫録别紙上呈
昔范甯甞患目痛求方於張湛湛曰古方用損讀書一
减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
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緼於胷中然後納諸方寸長
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雖戲劇
之言亦自有理相公謫官喪子併在一時恐於思慮未
必能减宜於此一味更加分兩可也至叩至叩福唐安
訊必絡繹不絶令二卒行戒令去取書矣兩房孀稚晉

望學士獨當之諒亦費力孫亦子也孫在猶子之在母

苦悲惱以傷天和況中年之人遐處瘴煙之地尤所不

宜也頃有喪子者戚甚一僧以方外之語寬譬之竟弗

解僧曰休休相次日月自勸得君去人問其故曰據如

今日豈復能生只恐日久月長悲念自衰耳二令似不

幸兹已逾年頗復能自遣否功名富貴揔是禍本今日

遷謫秖緣前日做他宰相得失寵辱二事嘗厮對着必

欲有得而無失有寵而無辱自古及今沒是事也區區

之見與他人異只願相公安樂不願相公再入試思再入煩惱越多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毁於後與其涉危途惕然而日戒孰若履安地泰然而無虞則事之大小輕重不待較而明矣某以亡弟之訃至今未敢以告老母姑寓居瑞安為回護計梧蒼之闕止數月間終不如里居為便近已請祠廟矣凡百粗適勿置相公之念潮陽雖遠只在地上不能披氛觸霧以省左右有愧古人深以為咎二卒到日告相公一出而見之欲知近来頋

養如何歸以告我庶代千里之覿面也歲莫矣乞爲天下保重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大暑共惟厚德所嚮有物護之鈞候起居萬福某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似云相公目疾邇來較前頗甚欲辦一奴專問消息竟未果去冬今春曾兩拜書一附呂泉州一附龍翔僧亦既數月寂無音耗惟是朝夕切門墻之念此卒回乞戒記史批

數字與之但知安樂慰我數千里之思足矣餘皆不足言也福唐安訊諒自不絶方兹庚伏更乞為天下愛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大鈞座春首蒙報教之勤忻慰千萬夏末曾以尺牘附瑞安一僧行當即關達聽瑩邇辰初寒恭惟明神翊相鈞候起居萬福某去違樂範四見黄落雖節物屢改而慕德之心初未與之俱也相公謫官

之日寖久矣喪子之感亦少衰矣凡百自處頗復勝前日否天下之事執則有釋則無有無不在乎事而在乎心儻能空其有而不實其無是乃顏子所以爲屢空也小人有母年逾八十不能觸氛霧相從於南海之濵書疏云云漫成虚語誰顧之厚寄以我羞甚七月間得痰眩疾幾至不捄傳者皆以爲已死矣恐或詒執事憂因舍弟某莆田教官道路經由令求見晉望學士託以此轉達於左右庶幾知不肖之尚存也病餘目眩艱於作

字區區願言未既百一非久續自有書申候記史顧蒲柳之質日就衰槁未知他日得復見相公否言至此不覺隕兒女之涕氣令益凜乞為海内黔黎倍百崇護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霜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不侍相公四閱冬序區區念德之心未隨日月移也六月間瑞安一僧行曾奉記十月初某弟赴官莆田

道出福唐令求見晉望學士因以尺牘附安訊轉達未知一一得闗聽否相公之處遷謫必自有道獨是連喪愛子實有難堪忍者今歲月寖久而哀感之情亦須少衰不復云云頻玷清聽所願相公强飯省飲酒處瘴煙地免至生疾足矣餘皆不足言也某秋間忽得痰眩之疾今雖平而說者以謂不宜再来来則當去来也着衫去也脫褌此理之常亡足懼者但以老親新歲八十有二同巢三鷇已斃其一今不孝之子復以疾憂之罪莫

大馬未期他日復見相公否興言及此重以惘惘往歲之卒偶病足艱於遠行值有便舟往泉南就令往問消息乞批一二字見報庶幾少慰寅夕之思新陽聿臨敢祝為海宇蒼生增毖飬寢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冬寒共惟神明呵衛鈞候動止萬福某不望光儀五見歲律之盡歲律則盡矣而戀慕之誠那有既耶春首人回仰蒙報教之辱披味

累日如承謦欬於長者之側初不知此身隔於數千里之外也私居之人假於州縣復多疑礙數月以来欲辦一夫往問起居不可得不知相公邇来何如目疾亦既平愈未耶澹聲利者然後能處隱約輕權勢者然後能甘窮頓相公平時於功名富貴睎之如土苐然今日謫居海嶠須大得力獨以天性之愛有不可割於心者諒日月寖遠而哀痛之情亦少衰矣比閱潮陽圖經有黃岡鎮因思相公寓居三衢作亭於黃岡號曰獨往今日

恩之相公獨往黃岡不以一人自隨豈其識先見於此耶識古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萬一有之是亦天而已矣天可不順乎順天者存非天存之也夷愉恬淡不失其平實自存爾逆天者亡非天亡之也憂愁窮蹙重傷其和實自亡爾甚至愚不肖一無可以逾人者獨守是説奉以周旋庶幾安貧守分不至貪冒名位自取顛隮以詒知己之羞更惟相公有以振其不逮幸甚本辦少土物遣家奴附漳泉客舟行偶聞海上有多舉船往來為

寇坐是逡巡而不敢前先以寸牘附龍翔僧上記且以
禀知區區之意候海寇稍息專遣人往吳福唐安訊當
自不絕歲晏寒苦願為天下蒼生深自寬重

竹軒雜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軒雜著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吳熨奭

竹軒雜著卷五

宋 林季仲 撰

書

答楊解元書

某啓久不交訊辱問悚感所喜暑雨講授休勝會下幾人唯當靖以俟之毋以人少而生慢心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非止為政而言也凡事皆然來諭以我曽教人以作會之意不敢弭忘僕何者敢言教人抑有動吾衷

者願畢其說可乎諸生耳目在先生一身猶士卒耳目在將帥一身將帥失律士卒未有不亂者先生失律諸生未有不亂者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叔諫之才之美決非久為村教書者然親老家貧所恃以奉旨甘者計策別無所出唯宜盡職於此而已盡職於此便是盡子職也人之言曰大丈夫懷竒抱器平步青雲誰能鬱鬱從事於朱墨句讀之間不過為貧之故暫覓幾錢用耳是則然矣第恐處心如此非所以受人之託也魯僖

公思無邪然後思馬斯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然後飯牛而牛肥受人子弟之託獨不重於馬牛乎且教人子弟其道甚尊初非可恥之事也昔張忠欲授子經除舍以延孫寶寶不就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使今之為先生者能如孫寶豈復為人所薄乎自行束修以上夫子未嘗無誨束修弟子見師之禮也餽以金帛雖非古禮第我以精意教人之子弟人之金帛養吾之父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莫無甚害否不猶愈於謁公門請公事

日履險地以危父母乎比年以來為人師者急於自售爭先糾率互相訾毁卑陬苟且有可憐狀至於主人厭之子弟侮之挈囊負笈顧而之他乃始怒駡曰某家某家少我束脯某人某人攘我學生嗚呼何其不自反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今乃失之已而怨諸人豈不益迂哉叔諫高明寧有是事信筆述聞不覺喋喋未即并晤漸熱惟力學自愛不一

一

與孫端朝書

某咨目上記端朝知府秘丞老友即辰暑溽奉惟台候萬福某經年不聞動静狀邈在海陬雖尺書莫致而區區懷跂要非書所能既遇勝日有好懷把酒哦詩悠然東望定知此意須及於我矣竊知營第欲與令兄同居老去親斤築不至厭憚否如僕雖有先人之敝廬在漏甚不庇風雨念欲修之未遑暇也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必待棟宇稍華而後愜意歷世窮年終不可就而

我之所居反隘矣我之所居即天下之廣居也古來凡聖皆所共處自立墻壁以障塞之似可惜爾去城二里許偶得地十餘畝水横其南兩山夾其東西屏椿翳分阡陌鑿池植樹遂定我居堂曰知非以僕之年適五十九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亭曰曲肱竊慕先師飯疏飲水之樂雖未能至而心實馳之也又有亭曰學圃聖人垂世立教不欲君民並耕故以樊遲為非吾儕小人躬灌園之勞者職也畦壟新晴草木清潤雲澹餘

姿鳥送好音乃迎老人逍遥乎其間兄弟扶掖童稚後先摘時果薦壽觴挑菜以供膳羞擊缶以代管絃名教之樂有適於是者乎因来書有灌園東關之語輙及之亦欲故人知我事業如此也薛郎過閩中聞已久矣生相憐死相捐人之情也公獨不然可以敦薄古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吾知德老復生在端朝則無媿矣季任赴襄陽前月方到官元絜渴疾止數日間遂不抹良可悲惋何日赴括蒼次舍近可以時時通書兹所望者

未卜見日鄉埶千萬為善類保重

答林英伯書

某悚息俗狀中人憒憒如醉發所恵書得廢井之語曠然復醒井德之地易以喻性改邑不改井言自古以固存不可遷也學佛者多云百骸俱破壞此物鎮長靈豈有見於是乎古人之學用心至到蚤夜浚治必有甘洌之泉可為人食而後已浚治而不及泉猶為棄井耳英伯試思今日之學浚治之功若何自僕觀之初未下一

钁也退之秋懐詩及古得修綆古人歲月不虛度也時惟秋矣我方葺敝廬兀兀坐木札中與匠者較短量長朝以及暮胷中淤塞日就枯竭且乏朋友麗澤之利反以求井蓋習如也故人亦憐而教之否知非久入城跂足以竢來前更顧慎餘暑自愛

辭趙叅政薦舉書

某惶恐再拜叅政閣下初夏伏惟鈞侯起居萬福某生長海濵不識中州士大夫聞當世之論人物者皆曰閣

下心事犖犖與流俗不同私竊慕之願一見而無從也
昨者扈從至止屬有遠適不獲進謁償疇昔嚮往之素
乃蒙以不肖者姓名玷于薦墨誤被聖恩有名對之命
一時縉紳相顧動色皆謂僕於叅政昧於平生安知非
鄙夫倮子而簡易若是是必有以欺叅政者退思賢否
之迹久當自辨如吾儕小人自應貶絶於大賢君子之
門敢謂睠私之意久而彌篤每見邦人必賜存問勤勤
懇懇殆若有雅故者茲從人望進司政柄未及修咫尺

書致天下賀而名檄已在門矣方國步艱難乘輿播越宜戮力中原共圖尅復乃跧伏田里屑屑然作楚囚之泣固自知其陋也第愚衷所迫不能自已坐卧念之失寢食者累日不言稽君父之命言之傷臣子之心仰恃知憐聊陳梗槩某年方幼學先人棄諸孤母守志不嫁拊養以至成立含辛茹悲艱苦萬狀迫於寒餓傍人門館授兒童章句覔斗升粟以活其家初無仕進望也偶忝科第食君之祿者今十有四年養雞犬欲司晨夜今

聞命而遂不果於心安乎實以母七十三歲比苦多病
見兒遠去輒挽以啼以故相守未能捨去區區私情欲
乞終養敢望哀察許賜敷奏幸甚幸甚人亦孰不欲富
貴馳騖之倫澆薄之俗權門晨啓接軫駢肩謁不時通
假寐客次蒙一顧眄意氣自得否則悒怏憔悴有可憐
狀良由天下之士以爵禄自輕其身致使朝廷亦以爵
禄輕天下之士此風一去挽不可回令奔走叅政之門
者車幾兩馬幾駟進諛言而道盛德者幾人左右使令

諒自不乏乃旁搜遠舉猥及疎寒之士顧僕何人可以堪此豈欲招致賢俊姑自隗始乎知人實難自知宜審叅政固不知僕之亡狀僕自揣度居鄉無譽涖官無稱問學不足以裨國論智力不足以備戎行凡是數者一無可采將焉用之而名之使至也況生平迂僻寡所諧際不能喔咿嚅唲以取悅一世之人人之不悅亦無所憾今叅政與僕初不覿面而神交千里之外推懷投款禮地兼隆泛觀今世無是事也未知古人或如是否禦

冦不受子陽之粟懼因人之言而罪我也叅政因人之言而薦僕于朝安知他日不因人言而罪我耶所望功成名遂角巾東路暢餘陰於山澤託雅情於魚鳥林楸野人得陪杖屨之後與公周旋似未晚耳氣序寖熱乞為天下崇重不宣

與周主簿書

某頓首彥逵主簿賢友春初罷官仁里匆匆就途乃勤從者踏雪追餞至數十里迄今使人不能忘也兹辱詒

書存問畀紙且以長牋副之禮意隆洽併以悚感仍喜初冬講學休勝下諭云云具悉不過以名未顯位未登猥居下僚為可耻耳嗚呼處心如是誤矣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非狥名也謂無實也無實者多喜名名非喜之所能近有實者多避名名非避之所能遠韓退之言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然有餘厥聞四馳此語得其情矣自古以來誰不好名雖吾夫子日談道義於洙泗間猶不能使諸弟子銷其求知之心也其曰不患莫已知

求為可知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豈真與人辯利害較得失如是如是而後為人所知哉葢以當時馳騖於外者尚多有之儻能反求諸身庶或有益於得爾子張學干禄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言行果為禄設邪葢所以告子張者不得不然若顔閔必無是念而夫子亦無是告也大率子張志大而行不掩焉者如以聞為達亦止於為名而已殊不知質直好義慮以下人自可以達達則何患於不聞也吾子名聞而字彦

達當時之意必曰是聞也非達也吾將有取於達者今未之思何也人之爭名甚於爭利決性命之情僥倖一得禍將子歸矣昔李邕諫武后聲色俱厲或責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嗚呼邕之諫忠也志於為名斯不忠也然則流離竄逐竟戮於市實有以取之矣好名之禍如此亦何利於吾子乎吾子又謂鄉人不肯傳授宏詞衣鉢歉然有不滿之意夫習宏詞將以求美官也美官皆由於宏詞乎詞美而行惡不害為小人行美而詞拙

不害為君子自古文人不護細行頃閲文藝傳鮮有全人不騖倨則傫佻不諛佞則譏訕往往憑藉自取禍敗者多矣吾子行義志業自可以表見於時何必區區然專事於宏詞邪夫子以衣鉢傳顔子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吾子弗此之傳而傳宏詞衣鉢何也吾子如欲激昂淬礪力自奮拔固善矣而來書乃有簪紳滿座之語殆若憤嫉者懐憤嫉之心以往天地雖寛將無投足之所矣且今之富貴者果

皆賢耶貧賤者果皆不肖耶君子當論其賢否毋計其
窮達可也吾子貧而無諂不俯傴以蘄合於人知其惡
矣以聖人言之猶未若貧而樂樂則其心和平無悻悻
之氣非問學以成其德者不能也是以子貢因得聞此
語而有會於切磋琢磨之說是說也不敢自私將與吾
子共之鈆山闕在何時可忍貧以待之忍貧最好能忍
貧者名為有力大人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膠鬲
舉於魚鹽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皆由此塗来

也雅恃情眷占答不覺喋喋氣序正寒倍百為吾人自愛

答寶林長老書

某啓寶林禪師久不通書殊以為念侍者岀所惠示知邇来動止清康甚喜或念或喜人之情也學佛者直欲令人絶念除是土木為人始得土木為人方却冬裘而夏葛飢食而渴飲人則未免有需於世也且子不念其親臣不念其君以今言之謂之何等人耶書言天叙有典

則五典無非性命之理也自古及今人道賴之以立不可須臾離者來諭以凡夫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不悟真常而惑幻妄師以謂四大六塵之外自有真常乎是除妄而求真也譬諸草木根性真也枝葉妄也枝葉或榮或悴可以妄言然皆出於性何名為妄古人有詩云隱處分明萬像存形為枝葉此其根若求不得為無有便作空花幻夢論此詩最有理且以身心為妄則父子君臣皆妄也豈不害事必以君臣父

子為妄而除去之吾師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否又却依舊有師父弟子有師凡師弟託君臣上下之庇方得以安其身退之語浮屠文暢寧可不知其所自者此也大率吾聖人之道混名迹合内外不離俗以為高不廢禮以為達不絶名教以為樂反之於心而説考之於理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亘古亘今不可一日缺也惠廸吉從逆凶禍福之説吾儒何甞不道来只不曽雜以幻怪妖祥聾瞽愚俗且如燒一文香便有無窮福利

讀一句經便有無限鬼神擁護若欲治婆娘嫂子則可矣似乎此語太相誑也試思天堂地獄有邪無邪但與心謀不須問人師與弟子荅問未畢便求此經之目如金剛楞嚴之類必非佛言佛在世許多年不得已說許多話謂之不說一句話可也自目為經令持誦者獲無量福至於所求無不遂意不知要誦經者悟道乎求福乎要他悟道不當以利怵之蓋有毫髮利心去道遠矣若要他求福則是令誦經者做經紀也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皆史記之舊名也夫子因魯史而修之不曾搠意自目為春秋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非夫子自以為孝經也後人述而言之耳且此一句無所經見張說為唐明皇引以為序而已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師以吾書籍汗牛馬而充棟宇皆聖人之所作乎除六經語孟之外盡付諸火可也然則佛書四萬八千卷所可存者亦無幾矣要知本無一字併去之可也伏羲未畫八卦之前易在何處欲話無窮紙窮且止正寒珍重

又

恵鞾鞋甚佳不知足而為屨天下之足同也至於心獨無所同然吾師但求理義之安而學之斯近道矣捕風摶影終無益也聞敗羣者去稍齊整可喜可喜利欲之心亦敗羣者也學佛者有所希兾非利欲而何然學佛者猶有典刑近世之學儒者專為利禄尚敢點檢他人乎哀哉

又

某啓不聞動静狀者久之奉手墨忻承乍凉道體康勝

寄示唐十八學士問答聽圖筆力簡古非尋常畫師所

能到也吾亦有一圖下筆不得試言其彷彿道無問問

無答無問無答又將誰聽語至於此口耳俱廢矣諒自

有之不敢奉獻也數得見給事否見則必道曲折蓋近

有書與之曽及吾師也氣序向冷千萬為衆珍重

又

問及營造事劇荷劇荷初謀三椽欲庇風雨一動斤斧

數月不得休豈敢務侈以悅人目草木值不素蓄取辦臨時倍覺勞費爾先師有言居無求安僕雖妄狀敢忘遺訓況復自有天下之廣居乎頃過石橋留二絕句其一云卧聽泉聲似雨聲直愁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似都如許千百年來誰與明其二云今人議論只從多貴土那能障大河我有室廬亦方廣歸途不向石橋過今人遊石橋謂真有方廣寺者何限說便饒舌紙盡且休

答胡待制書

某再拜上啓知府待制同年春閒道越以歸失一見之
便迨今悚恨比苦多病且乏順郵欲奉記未能也猥蒙
賜書辭情兼至非若泛泛通寒暄者有以見獎予之厚
仍審初冬台候起居萬福至以感慰䟽排學術之人似
不足深較凡學不習不疑使夫習而疑焉相與質難是
非以求理義之安固老先生所望於後學詎敢掩一世
之人自以為是也今承虛接譽羣起而譁之不復計其
當否兹事何恨耶以數人之見欲破千萬人之惑以數

年之暫欲革千百年之久固自知其費力况復其間有

儇薄者竊誦其說以資脣吻對稠人廣坐攘袂而言曰

云云皆王氏之邪說也伊川之說不然犯衆之怒積成

怨仇亦如新法之行狠愎雖自介父而温公諸人激以成

之亦合分謗也然理義之悅人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試

與一禽當自知味若云其兄殺是鶂也與之食之陳仲

子必出而哇之矣不我鄙夷遠寄春秋傳僕雖不敏傳

此消息與諸好事者亦一助也何由瞻奉寢寒乞為吾

道保厚

竹軒雜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竹軒雜著卷六

宋 林季仲 撰

祭文

祭林給事母文

猗歟夫人夙有淑姿歸於德門室家具宜良人偕老鬒髮雪垂同坐堂上環立佳兒金章焜燿間錯彩衣終始光榮恨一無遺其如孝子罔極是思某嘗獲升堂瞻拜令儀展誠薄醊侑以斯詞尚饗

祭林尚友文

嗚呼我居安固君在橫楊良覿伊阻隔水相望茲有北湖竹凈泉香君一見之愛而勿忘迺經廼營于垣于牆林巒迨還棟宇高涼時其從之度彴越罔期以卒歲杖屨徜徉事不可知命不於常轉盻之間君遽云亡嗚呼哀哉公自妙齡落筆成章我等驚歎縮首觀旁試吏於閩政聲載揚民歌舞之見所未嘗剡牘交上名自達方權輿寺簿曰未遽央譬如秣驥馳彼康莊問途方騁蹶

於微霜嗚呼哀哉我思天道自古茫茫欲詰其然非癡則狂孰愚而鄙孰智而臧百年之後相逐北邙况我斯邑不弔彼蒼大浸稽天禍及九鄉残骸露胔姓氏勿詳烏琢其腦魚嘬其腸儻死牖下斂以冠裳不曰幸歟奚用盡傷嗚呼尚友舉我一觴尚饗

祭沈元量文

頃吾二人同與計偕風檣雨篷于江于淮戾彼辟水寒燈冷齋共論身世浩歎傷懷予忝科名君困場屋隔濶

興思亂我心曲玆焉寓居門巷相屬匪唯求舊實鄰是卜念初至止庭穢勿治分我佳菊植彼短籬相期九日賞此霜姿花竟瘁矣人復何之水木相生命自不夭松鶴其形相亦難老疾之方殆載咨載考乃大不然叵測穹旻嗟彼友朋半在鬼籍老眼欲枯無淚可滴今又哭君斯夕何夕陳辭侑觴聊叙平昔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光祖文

伊余初第試吏東陽時有四人同寮同鄉同入公門同

上公堂休則就閒同引壺觴事不可知樂不可常轉首之間各在一方兹余來歸訪舊鄰曲伯高之亡墓草已宿君與興宗皆在鬼録井邑如故游從去目念之傷懐涕淚相屬惟君平生心事坦夷豁以示人不設藩籬雅好劇飲客至如歸齗之或罄餔歠糟醨我有白酒老妻所為公在東陽頗喜嘗之因思所嗜攜以來斯不見滿引如疇昔時嗚呼哀哉尚饗

祭鮑提舉母文

鮑于吾鄉雅爲著姓夫人有子實襲餘慶位列多賢㦯參國政藹藹門闌孰方其盛維鄰之卜竊借輝映矧復聯姻猥及不競旋葬武林曰有治命遣陳薄奠匪禮之稱尚饗

祭薛康朝文

人之韞材匪曰媒身天實生之將以庇民吾鄉之評莫材於君疏明練達見謂縉紳爰以能選將漕七閩譽處日休移守宜春積年之屆一日之伸未究所長奄即幽

淪憶昔餞別載笑載醺今日何日迎哭江濵古来共盡悲弔相因申酌陳辭淚灑秋旻嗚呼哀哉尚饗

祭諸葛通直文

治人匪難自治實艱居家理者可移於官友愛之篤行義之尊我求其人莫如公賢居常澹默似不能言肅肅孫子奉意周旋上下輯睦吾無間然不施有政政在其間平生所好雅在古編蒐求缺遺不惜金錢藏蓄之富至充棟椽祕閣所無於以取焉伊余聞之願見無緣行

役經由識公稽山揷架萬軸導我縱觀如好好色喜發於顔登彼愛堂花竹幽姸屢陪賔豆色若初筵不鄙賤息許締姻婕繫船岸下别情更延書墨未乾訃音遽傳誰其尸之不畀以年可知者人叵知者天寓哀千里辭不能宣嗚呼哀哉尚饗

代康侍郎祭趙實學文

嗚呼維昔之夏我來自閩迎笑江滸時有四人良辰勝日聯鑣接茵不鄙老朽亦託有麈公尤豪放喜舉大白

酒酣氣張天低地窄虎轡雄辭螭走妙畫議論風生連
牀座客歲曰莫止季任西征賦詩祖行霰雪其零江城
春動卉木載榮地主仲謨移守兖陵慘慘寒蕪悠悠畫
鷁公不出餞方親藥石余與懿成相對太息疇昔之歡
那可再得迨茲端午公疾有瘳觀彼競渡集於城樓曰
我衰恙嘗辱君憂今日不樂有來歲不人靜湖平簷掛
初月林靄霏微漁舠出没憑高寫望得句清絶翰墨未
乾奄焉永訣嗚呼哀哉以公敏悟宗枝之秀以公老誠

從班之舊謀謨事業鮮出其右帝實睠之異於常胄人之望曰位不稱才盡如李唐用兔用回我思搢紳兵火以來朱門華屋空閟莓苔公之享壽六十有七儼立其旁孫子秩秩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公毋憾我舉我椒淤尚饗

路祭席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公家於洛葬彼南陽回眎永嘉在天一方世變時移盜賊紛起遂偕夫人合葬於此嗟此僻陋賢者攸歸松茂

栢悅川媚山輝出祖於途其敢廢禮且戒兒童罔或樵採尚饗

代人祭表姊文

嗚呼嚴霜夏零少小孤露以訓以育繄誰之助奉以周旋償心晩暮天不我憐遽奪之去富壽有子去也奚顧兄弟無知知有怨慕寒雲掩晨長風攪樹平生之淚與酒同注嗚呼哀哉尚饗

祭德和弟文

嗚呼同祖所出兄弟八人十年之間半委埃塵天寒鴈遠哀叫求羣每論此事相對酸心那知今日禍又及汝誰同奉祀誰與禦侮門戸衰頽誰撑誰拄子姪頑㝠誰告誰語况我老矣萬事休休所望諸弟收骨山丘何辜於天不汝少留後者先之孰測其由人之為言昏嫁未畢我思男女誰無家室獨哀賢弟去無還日文以辨哀千百之一嗚呼哀哉尚饗

德和弟卒哭祭文

維紹興十四年九月四日從弟德和卒哭斯臨某以園蔌時醪俛而酹之曰嗚呼吾家汝賴如鼎依足足之折矣禍莫斯酷日居月諸奄焉卒哭去去何之庭空草綠哀切乎衷物改于目尚想平生陳此肴蔌嗚呼哀哉尚

饗

祭察院弟文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旬日以來書問連綿取而䀹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潮得遽來必

非謬以傳也嗚呼五弟何辜於天何豐其才而啬其年志氣凌厲橫鶩孤騫瞬息千里不俟著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已矣吾復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顛汝為季子尤所愛憐赴官江左期此承顔日夕望汝來至膝前那知禍變起於轉首之間邪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昆惟我與汝自幼多艱險阻萬狀辛勤一官僅立門戶劣免飢寒方飛折翼半涉失船誰慰庭闈之衰晚誰救原隰

之急難誰受子姪之付託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杖屨於歲晩誰對燈火於夜闌吾方吞聲飲泣含悲茹酸詭音訊以苟日月強笑語以奉晨昏吾親之寛亦汝之安也吾已瀝懇於朝言旋故園謀爾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塋至於弱婦幼女責我當專縱溘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尚存汝可以無恨於九泉也嗚呼痛哉嗚呼寃哉尚饗

祭院弟小祥祭文

維紹興十年四月望察院弟服制一周某以酒肴之奠俛而酹之曰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唯我與汝變故洊更年纔幼學大難是丁汝存母腹數月乃生我保我抱追爾能行我訓我誨期爾有成天卒相之否終則傾而我三人皆竊科名版輿就養奉以將迎往往隣里指以為榮方汝俶裝赴官金陵我守東陽道路所經庭闈傒望不寐至明禍起倉猝迺訃之承愛鍾少子母之至情銜哀忍泣不敢以驚詭通音訊示若生平終所

不忍惱其餘齡賸言疇昔窮苦自懲殘編斷簡寒窻短檠
得句相賞疑辭共訐豈唯愛弟實曰良朋汝尤競爽蚤
歲有聲意氣邁往翰墨縱橫王良秣駒千里于征出門輒
紮罔究脩程玆予來歸寂寂户庭奄及小祥百感塡膺
花藥草翳几席塵凝境隨念改淚應心零八十之親誰
省誰寧一門之事誰經誰營哀哀嫠婦呱呱孺嬰儻予
塞責相見佳城嗚呼哀哉尚饗

祭院弟大祥祭文

嗚呼日沒復出木落再榮哀我人斯于何其征門巷荅委几席塵凝空存遺像迴對青燈歲月流邁霜露洊更奄及祥除百感塡膺惟死與生晝夜之經匪我不知涕實自零勿念老人甘旨猶寧勿念諸女終當有行我獨念汝才力從橫莞焉不施遂即幽冥酒汝所嗜酌之孔盈對我不飲若為此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知言文

劉于吾鄉實多孫子公自妙齡見謂秀嶷果以材請取

知于時進用伊始丞于宗司秣馬脂車方即夷路出門縶之孰知其故有生同盡寧計短長毋化之怛來舉我觴嗚呼哀哉尚饗

劉知言葬祭文

嗚呼春去復來木悴再滋曷云其往哀我人斯容止詳整器局邃夷遐想平生庶或見之鬱彼新阡卜曰且宜往其從之先壟是依酌我芳酒于以告違非君之悲誰悲之爲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銘

方聖時墓誌銘

方君聖時諱昱永嘉之賢者也其父端嘗以文行為歐陽文忠公所器重不幸早死君生未晬而孤稍長知自讀書涉獵文史論議衮衮可聽獨於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大觀初詔求行義之士州縣以君應選固辭及鄉大夫款謁延致于學以表多士則悠然從之殆古之有道不可得而親疏者居常蓬鬢垢面敝衣糲食勞不坐乘

暑不張盖他人所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自號愚迂翁而朱君敏功贊之曰顔子之愚仲尼之迂既愚而迂嗟乎斯名也信不誣觀今之人馳騖聲利役役至於老死而閒居野處之士澹然無營志安而體舒較之兩者不知孰為愚孰為迂當有能辨之者妻朱氏有賢行前君二十五年卒生子三人曰冠曰覽曰峴冠吾同舍友也屢試春官不利而志愈厲女四人荊湖北路提刑司檢發官薛昌言鄉貢進士王言處州松陽縣令黄裒其婿

也季未行君年七十有二紹興十三年正月庚寅卒於家是年某月某日穿朱氏之墓而合壟之實在其縣竹浦之北山君性真率無矯激與之友者數十年不見有一言之偽出入里巷見童稚若皂隷悉與鈞禮没之日往往為之出涕其平日所游從與夫後進之士嘗質疑而問業者尤所傷悼相率奔弔為文以哭之其畧曰君之至行里閭是師如彼圭璧瑩絶瑕疵又曰温温先生不事緣飾和懌曠達見者悦懌又曰先生詩文匪雕匪

琢追陶自然似白不俗嗚呼吾何以銘其墓哉視鄉人之評可也濟南林某撰

劉知言墓誌銘

永嘉劉公舍人諱安節與其從弟給事諱安上相繼以學粹行修于家由於州里達於朝廷聲名籍甚時人謂之二劉至今吾黨之士聞其風想其為人無異親承謦欬於長者之側而況子弟朝夕見所以事親從兄處宗族御僮婢與夫語默嚬笑飲食起居之間無非教也

薫陶濡染宜有不學而能者君諱讜字知言給事之長子也幼穎悟讀書止一再過即成誦弱冠郡試有司曾與計偕一不利輙棄去曰學止為科舉邪守門户不墜先訓斯足矣以父任補承務郎監蔡州稅自後給事倦於宦游築室治圃日賦詩將老焉母碩人張氏亦苦多病君不忍遠適從容膝下務盡其懽由是不調者殆二十年比二親即世乃始束裝趨行在所會有詔得侍從各薦所知今參知政事王公時為工部侍郎首以君應陛

對之日數奏詳雅上頗喜語執政曰劉某佳士也由監
尚書六部門遷知太宗正丞駸駸進用矣屬微恙庸醫
誤投餌一夕卒於臨安府官舍年纔四十三官止宣義
郎哀哉曾祖諱瑩祖諱去非累贈正議大夫君之配曰
孺人鄭氏故中散大夫詳之孫生男五人嗣忠登仕郎
嗣值將仕郎嗣恭未仕嗣昌嗣亨及女二人皆幼其卒
也以紹興十二年四月辛卯弟右承務郎監平江府粮
料院告棄官奉喪以歸卜明年二月庚申葬於其縣建

牙鄉王清觀之前山距給事墓百步君之從兄鄉貢進士詡叙次行事以其狀來乞銘某與知言游久且通婚姻非敢以是私於知言也知言循循孝謹無子弟之過嘗登其堂見大書唐柳玭家訓于屏風用以自警志尚如此且自宜銘銘曰墻高易圮門高易毀自昔閥家鮮濟厥美于赫二劉華鄂韡韡誰其似之粤有令子其令維何克慎克祇揚彼清芬于宗有輝位卑無年吁其已而維躬不有後人之貽

朱府君墓誌銘

永嘉絶在海隅民生老死不識兵革其俗習於燕安以浮侈相高靡衣𩟽食崇飾室廬嫁娶喪葬大抵無度坐是至貧窶不悔有鄉長者朱君元顯性獨儉素恥事華好一袍至數十年不易有晏平仲之風嘗造其别墅見所坐牀止以一版痳甚問之曰是先祖所用不忍易也里人初有嗤其陋者比見其奉祭祀饗賓客延師教子率從豐厚又斥其餘周宗族鄉黨之貧者至是始歎服

馬君少孤事兄如父聚居餘二十年内外之言無間者
外祖劉無後歲時薦享如事其祖且刋石墓左以戒子
孫俾勿忘其篤厚類如此君諱京元顯字也曾大父珪
大父珏父輔忠徙自括蒼於君蓋三世矣初娶戴氏先
卒再娶林氏有子二人曰義明知明皆預薦書義明蚤
死孫男三人公度公量公愿孫女四人君自幼頴悟有
聲場屋連試春官不利晚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雖功
名不偶少負平生之志顧視儕輩數十年間無百一在

者獨君壽考康寧備享五福朱顏華髮時出阡陌人過之往往皆斂衽歎息豫為棺槨取釋氏寂滅之語刻諸前用以自省遇勝日引所親酌酒其側曰亂離以來身膏山野者何可勝數儻吾得斂手足於此志願畢矣尚何求紹興十二年十月壬午寢疾終于家得年八十有三垂没而一語不亂以十四年三月癸酉葬於其縣建牙鄉芡洋之西山某先大夫於君為外弟粵自總角得以子姪禮趨走於几席之下憐其孤瘁每呼而進並慰

勉良厚今知明來乞銘以識諸墓其敢辭銘曰豐於人
約於已宜多受祉尚以貽其孫子

周季明墓誌銘

孤子周華祖踵余門泣曰先人葬有日矣願得銘以刻
諸幽余曰銘墓非古也儻未免俗止書鄉里世系始終
日月內諸壙不可乎而奚以余為華祖曰君之言誠是
也抑自痛念有不能自已者盖先人資稟樸厚不事緣
飾與人交終身無一語之偽幼孤祖母教以讀書通夕

不寐燭燎毛髮弗覺也其專如此祖母没殆二十年矣每一念之嗚咽不自禁尤厚於親戚鄰里死之日往往為之出涕凡此君雖知之他人未必盡知者兄弟太孫纔六歲異時省事問先人平生所為誰將執其咎者君無庸辭余曰我習知先君子銘之宜也竊自思之昔我壯而無室人莫肯與者先君子不以我為不才獨以女弟妻之令銘其墓人將不以我私耶華祖曰事顧實否亦何嫌之有不然以前所云弁大槩書之可乎余曰諾

君諱達節字季明永嘉人曾大父諱偉大父諱道父諱宗政以力田世其家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乙酉君以疾卒年五十五明年十二月壬午葬吹臺鄉俞奥山祖塋之東娶杜氏二男華祖其長也次太孫君晚得此兒甚愛之嘗求名於余令命名曰承祖尚慰泉下之念云

記

温州樂清縣學記

鄉貢進士賈如規來自樂清語余曰吾邑廟夫子而祀

之舊矣初未有學也治平中令焦君千之始增堂廡爲肄業所由是士稍知學崇寧舍法行迺自縣東南遷於望來橋之西距故址百餘步丁君湛鮑君輝實終始之盜起青溪蹂數郡兹邑焚燬殆盡學屹然獨存紹興改元守者弗虔一夕燼於火自是春秋二祭寓於縣治或傳舍僧廬凡百草創有司處顔以從事五年尉吳君芾閔之白令丞再遷而南定卜於隆儒坊於是邑人義其爲爭出力捐金佐之不數月學成然儲廩無有也十五年春令令

趙君從事下車揖諸生首與之謀曰養士而無以為養奈何有喻其意者相率買田五頃計其入日可食百人又撤溪祠營市舍取僦直以資之遂斥基阯周垣牆闢齋序貯書籍造器用凡學之百須罔不悉備是宜有言以記始末敢請余曰子之邑大夫廉介自將事無劇易盡心力而為之雖悍暴之民或有不恱而抑强扶弱人恃以不恐此亦學也邑人當有記之者子慷慨好義撫孤姪如已子歲歉富室方閉糶獨發倉庾捐貲以濟鰥

阨此亦學也里人當有記之者奚用求記於余獨不知學之數遷何謂也曰學自焦君以來無一登仕版者人多言其不利雖某不能違也余慨然久之因問曰子之學也為利乎為道乎道不遠人人自云遠絕倫類滅禮學游心物外以求之非吾所謂道者以子之居家也而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道即在是矣今一世之人惟利是騖吾為此論誰不笑且怪者抑聞諸夫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盖學不期祿而祿自至似亦無負

於學者若誦斷簡緝陳言徼倖取科第一得志棄之如涕唾無復有顧藉心吾恐未見其利而羞辱之矣况非朝廷建學之意亦非邑大夫所望於諸生也大夫名敦臨字庇民四明人紹興十七年五月既望記

序

送趙庇民序

余狹中不能容物有面謾者必詰之不肯受其黯闇一日讀陳後山詩云潛魚避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

清不如一尺渾不覺拊几而嘆悔平生之非趙庇民之為樂清也事無留難迎刃解落邑人蒙恵多矣獨姦宄之民不能欺欺必得之頗以為已病焉譬如郄雍能視盗察其眉睫之間盡得情僞無一有幸免者雖晉民恃之外戶不閉而羣盗坐是以窮相與謀而逐之噫亦殆哉令罷官歸四明訪别城中語我三年不能堪之狀余舉陳後山詩庇民喜曰此正我之疾也願書以砭我庶幾吾疾有瘳乎

跋

諸公送子敦詩後

裏除則喜外遷則愠此謀身者之所為也内相顧公出為朔漕諸公喜而贈之以詩顧之報章有曰大河失故道六月浮天流諸公廊廟器更為人行謀嗚呼是謀也為身邪為國邪觀此則治亂見矣紹興癸亥二月幾望某跋

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

文章蓋自造化窟中來元氣融結胷次古今謂之活法
所以血脉貫穿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又如風行水上
自然成文又如優人作戲出場要須留笑退思有味非
獨為文凡涉世建立同一關鍵吾友養直平生得禪家
自在三昧片言隻字無一點塵埃宇宙山川烟雲草木
千變萬態盡在筆端何曾氣索此篇須見別本尚餘一
聯云故歲去超忽來日俄趣裝方入斷章雖曰遠人大
覰然太涉悲戚殆似鬼中太白真語讖也養直下世今

將一紀矣九原可復作耶讀之愴然併為從周之子庭藻記之卷末庶幾風流不泯紹興丁丑夏至後七日蘆川老人書

資政與端明帖後

古人有言曰死者可生生者不愧故資政許公以厚德碩望入祭大政排迮異議不得以有為而死令端明李公乃其平日之深相期者方以直道事君不肯少貶以迨時好真無愧於九原者也雖然吾黨之士蓋亦自勉

云紹興丁巳六月幾望永嘉林某題

竹軒雜著卷六